

樱花译语 | 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：爱（三）

原创 桃子咯 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 2020-04-06

4.2 爱作为价值的赋予

与Velleman相反，Singer（1991, 1994, 2009）把爱本质上理解为赋予被爱者价值的一种事情。为他人赋予价值就是把一种内在价值投射到他身上。的确，这个关于爱的事实正是支持了爱与喜欢的区别：“**爱是一种态度（attitude），不抱任何目的**”，而喜欢本质上很有目的性（1991，第272页）。正因如此，赋予价值并没有什么正确的标准，这也表明爱如何不同于其他态度，如感激、大度、谦逊等：“**爱……带来了重要性，无论这个对象是否值得**”。（第273页）于是，Singer认为，爱是一种无法以任何方式作解的态度。

赋予某人这种价值到底意味着什么？Singer说道，这就是一种对被爱者的依恋与承诺，在这样的依恋与承诺中，人们开始把被爱者视为自身的目的，并以此回应他的目的、利益、关心等等，就如同自己着想。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意味着，“通过关心被爱者的需求与利益，希望让她变得更好或者保护她，为她的成就感到开心”（第270页）等等，价值的赋予揭示了自身。这听起来非常像强烈关心（robust concern view）的观点，但赋予的观点与强烈关心的观点并不同，**它将强烈关心视为作为爱的赋予价值的后果，而不是将强烈关心本身视作爱：在为我的爱人赋予价值的过程中，通过我应刻以强烈的关心来回应他的方式，让他变得有价值。**

为了让我赋予某人价值变得可理解，我就必须恰当地回应他也是有价值的，这也同要求对他的幸福感、以及这种幸福感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有所意识。拥有这种意识反过来需要知道他的优缺点是什么，这是以各种方式评价他的问题。赋予作为一种“真正地看见”被爱者并照顾他的一种方式，是评估的先决条件。尽管如此，Singer声明，赋予仍然是理解爱的构成的基础：评估只有在实际上对被爱者进行投入和价值赋予时才是被需要的，而且评估也并非“对一些未知存在（unknown being）的盲目服从”。

（1991，第272页；另见Singer 1994，第139页以下）

Singer宛如走钢丝，试图为他对爱的评估的解释腾出空间。就此解释基本上是赋予的解释而言，Singer声称爱毫无道理，我们“无偿地”赋予了相关的价值。这表明爱是盲目的，我们的爱人是怎样的并不要紧，而这显然是错的。Singer通过诉诸评估的作用来试图避免这一结论：仅仅因为我们评估另一个具有某些美德和恶行，我们才赋予他价值。然而，由于这里的“因为”并不能证明赋予的正当性，它充其量只是一种偶然的因果解释。在这方面，Singer对爱的选择性的解释与Velleman非常相似，也容易受到同样的批评：这使我们的爱情偏好好与坏的理由的方式变得难以理解。的确，对于赋予的观点来说，这种失败对于理解爱情可被证明正当性的想去都成了问题。因为要么（a）赋予自身便不能被证明是正当的（根据Singer的解释），在这种情况下，爱的正当性解释都是不可能的；要么（b）赋予可被证明是正当的，在这种情况下，很难将价值理解为被赋予的，而是“赋予”早就存在于对象身上。

更普遍的是，相较于Singer准确地解释了什么是赋予，对赋予的观点的支持更需要被证明。什么是我在赋予中创造的价值，我的

赋予又是如何创造了它？在Humean粗略的观点中，答案可能是价值时通过我的先在态度（pro-attitudes）而投射（projected）到世界中的，比如欲望。但这样的观点还是不充分的，因为被投射的价值与特定的个体相关，它不会有理论上的建树，这样的解释根本上仍会变成强烈关心的观点的变形。以及，为了提供一种对爱的“赋予”的解释，我们就需要关注爱与其他个人态度的区分，例如钦慕与尊敬：这些其他的态度涉及赋予吗？如果是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这种赋予又如何区别于爱的赋予？如果不是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，相比于钦慕与尊敬，爱又有什么特殊的地方需要与之不同的基本评价态度呢？

尽管如此，赋予的观点仍有一个真理的内核：爱是富有创造力的，不仅仅只是对先行价值的回应，这样的理念肯定有什么正确的东西，而对爱的解释也能明白那种只依据评估对爱进行的隐秘评价，似乎遗漏了一些东西。到底是什么东西被遗漏了，将在第6节得到讨论。



往期回顾

樱花译语 | 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：爱（一）

樱花译语 | 斯坦福大学哲学百科：爱（二）

翻译 | 小宇宙

审核 | 吴航

排版 | 车干

